

苍山西坡的绿

霍永安

苍山如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来自北方的寒气，让漾濞这片土地多了几分四季不散的温润；漾濞江滋养着沿岸的草木，孕育着世代相守的人间烟火。

在苍山西坡的山山岭岭间，脚步所及，目之所望，最打动人的不是奇险的孤峰，不是刻意打造的景致，而是漫山遍野、岁岁常青的青绿。这绿色，是漾濞最厚重的生态底色，是世世代代漾濞人与天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最好见证。俯身轻触，草木的纹路里藏着时光的温度；抬头远眺，层层绿意间裹着生命的力量，这份质朴的美好，足以抚平人心的浮躁。

苍山西坡的绿，顺着山势慢慢铺展，每一层都藏着不同的生机与故事。高海拔的山脊上，风大且烈，草木生得低矮却坚韧，贴着山石扎根，迎着山风自在生长，叶片虽小却肥厚，牢牢

守住群山的筋骨，成了苍山最坚毅的守护者。山腰处，林海苍茫，古木参天，百年松树、冷杉并肩而立，枝叶交错缠绕，连成一片无边的绿荫，隔绝了尘世的喧嚣，只留林间清风与鸟鸣相伴。到了山麓的缓坡与河谷地带，连片的核桃林延绵不绝，这是漾濞人最熟悉、最亲切的景致。百年核桃树苍劲挺拔，虬枝盘曲，枝繁叶茂，浓荫如盖，村落藏在绿荫深处，田畴依着林边铺展，青绿里，满是人间烟火气，每一片新叶的萌发，每一枚核桃的挂果，都连着漾濞人的日子，藏着人们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一山之上，绿意分阶，四季流转，常青不改，这是漾濞人用心守护的成果。

西坡的气候，因这独特的山水格局变得格外温和，每个季节的更迭，都藏着生态美好的诗意。苍山蓄云纳雾，将云雾中的水汽悄悄涵养，化作山间的

清露与溪流，让这片土地常年湿润清爽，空气里总带着草木与泥土的清香。春天，风柔雨润，细雨如丝，轻轻落在枝头，山间草木次第萌新，核桃树抽出嫩黄的新叶，漫山都是淡淡的绿意，是万物复苏的希望。夏日，林深荫浓，走进林间，清凉便顺着肌肤漫上心头，暑气瞬间消散，林间的溪水叮咚作响，清冽甘甜，俯身掬一捧，满是自然的纯净。秋天，天高云淡，山林褪去繁茂，却多了几分清朗，核桃挂满枝头，沉甸甸的，风过处，枝叶摇曳，果香四溢，那是生态丰收的喜悦，是与自然共生的圆满。冬日，山林安然静立，薄薄的霜花覆在枝叶上，晶莹剔透，没有极端的寒冷，不见荒荒萧瑟，偶尔有鸟雀掠过枝头，打破原生的静谧。四时皆有景致，四季皆有生机。

山水养气候，更养人心。世代栖居在苍山西坡的人们，性情敦厚谦和，踏

实笃定。他们依山而居，傍水而生，看惯了青山常绿，江水长流，也深谙山河有灵、万物有序的道理。如今，漾濞人早已转变了观念，从“靠山吃山”变成了“靠山护山”，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绿水青山。

光明云上村，如今已是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每逢节假日，山间步道上游人如织，百年核桃林下的帐篷营地、特色民宿供不应求，数十家农家乐生意红火。村民们端出生态美食待客，火腿醇厚香浓、土鸡鲜嫩入味、黑山羊肉质紧实，还有以核桃为原料的凉拌核桃、核桃炖鸡等特色菜品，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闲暇时村民们便自发清理林间垃圾，为百年核桃树修枝施肥，依托原生态山林打造的旅游圈，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

阿尼么村的蜕变，更是漾濞生态赋能文旅的典范。阿尼么村依托优良

生态打造“007”艺术农庄，带动艺术乡愁特色村庄建设。起初发起的乡村好歌汇，今天已升级为“云南乡村好歌汇”，成为云南唯一的乡村音乐IP。这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感受乡村风情，更是众多艺术爱好者心中的胜地，歌声与山水相融，让生态之美更具人文温度。

在漾濞，生态保护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有人常年守护濒危的漾濞槭，记录生长轨迹、搭建防护栏；有人在核桃林下种植中草药，践行生态种植理念；有人主动参与漾濞江河道清理，守护一江清水。

傍晚时分，雪山河边的生态公园暖意融融。老人们坐在石凳上闲话家常，孩子们在林间追逐嬉戏，晚风裹挟着草木清香拂过脸颊。远处苍山叠翠，漾濞江流淌，人与自然的和谐乐章，在苍山西坡久久回荡。

当苍山又升起白色云朵

杨春明

当苍山又升起白色云朵
鸟儿停滞了飞翔
蓝色的海水漫过氤氲的黑夜
苍翠的岩岫吐着芬芳
升腾的云朵投下爱的凉凉

当苍山又升起白色云朵
牧羊人的皮鞭应声落下
悄悄震落了星子的絮语
像一阵雪
飘散在云水相接的远方

当苍山又升起白色云朵
故乡的炊烟消失在城市边缘
布谷鸟的叫声淹没在流年的时光
每一个晨昏
打捞山谷苍茫的回响

当苍山又升起白色云朵
鸟儿不再眷恋逝去的黄昏和雨夜
起身翱翔
飞过山的苍茫海的蔚蓝

夏日随想

宇加华

携一份热烈
自五月的麦芒走来
浓郁的绿 是季节的主色调
蝉鸣在枝头拉开序幕
轻吟夏日的歌谣
雨与雨的相遇
在晨光里抒发浪漫
蔷薇恣意盛放
与蜂蝶共舞 与骄阳相拥
漫步梨园深处
静坐老树根脚旁 悠然自得
采一枚青叶
任时光流淌
盈满季节的芬芳
那是岁月沉淀的期许
在炎夏里 荡漾开满心欢喜

夏日茶

乌兰

亲手采摘青嫩 鸟舌般的茶叶
经杀青工序
绿骨犹存

闭目嗅之 清香袅袅
浅啜一丝清苦

抿一口夏日茶
唇齿间有山风的清冽
流水的柔润绵长
亦有岁月沉淀的暖意

只此一口

便尝尽夏日万般美好

甜养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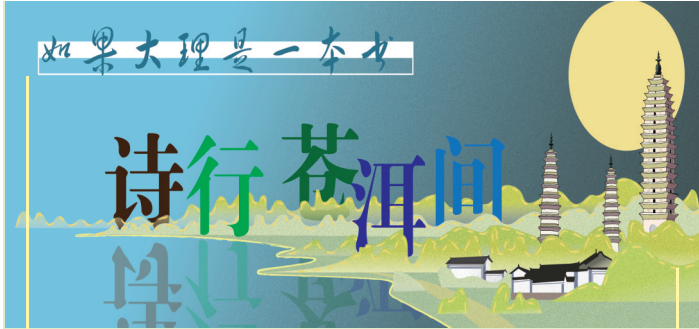
罗家贵

甜养花
纯洁的花朵
在微风呼唤中
翩翩起舞轻盈优雅

甜养花
小小瓣子飞洒
在赤松林间
催动亲人的泪花

甜养花
小小脚丫攀爬
千里之行的怀抱
甜蜜开在永恒的山崖

甜养花
仿佛是我心中的她
喜怒哀乐的脸颊
风雨中仰望炽热灯塔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倬

过邓川州

王纶(明)

洱水西来仅一州，
风光冷落客淹留。
莺花未老刚三月，
霜雪遥含迓九秋。
南诏犹遵诸葛令，
东山不负谢安游。
君亲自是关心切，
怅望无人独倚楼。

——摘自《大理历代诗词选》

如果远在明代，在一位远道而来的浙江籍官员眼里，大理邓川是什么样？王纶的《过邓川州》正好回答了这个问题。王纶远赴滇西任职，在大理的邓川驻足观景，只站了那么一会儿，就站了那么一会儿，一首专为邓川“定制”的怀古写景之诗，就这样闪亮登场啦。

诗人笔下的“风光冷落”，并非萧瑟破败，而是当年邓川州独有的清静与淡然。“莺花未老刚三月，霜雪遥含迓九秋。”所描绘的，正是我们今日所见大理高原独特气候呈现的曼妙的“雪樱同框”。春风萌动，时序渐开，在冬日寒风中养精蓄锐许久的邓川坝子，终于被春风一点一点地唤醒，莺声鸟语，花朵树木，都在大自然中日新月异、活跃。坝子里，早已是“乱花渐欲迷人眼”，一片繁花似锦，可近旁的山上，山尖之上还有皑皑白雪，每天清晨太阳未出之时，叶上草上都凝着一层薄霜，反而让这早春的清晨，有一种秋日早到般的清爽之气。这样的春天，为大理所独有，自是与诗人的江南故土的春景大为不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诗人感触尤深吧。

在明媚的阳春三月，诗人感叹这山水温柔之地，感念这一片土地上流传已久的传说：恪守诸葛亮教化边疆、安定一方的仁政遗风。心想此间风物清幽，堪比谢安栖隐的东山，若谢安来此游历，也一定不会辜负它的闲适雅趣。在诗人眼中，这样三月莺飞草长的田园佳处，就是难得的好地方了吧？而此时诗人离家万里，家国情怀、故土亲人，时刻萦绕于心，这满腹感怀不知说与谁人听，只能独登高楼，怅然凝望远方。彼时倚楼一望，邓川州就此留存于诗人记忆之中。

如今，在大理人的眼中，邓川是一个不远不近刚刚好的出游地。

邓川有德源古城遗址可看，有千年流淌的弥苴河及河畔的千年古树群，都是满目清凉之地。车过邓川之时，夏秋时常见弥苴河畔漫合欢疏郁茂盛，与青青田园互为映衬，似油画般重彩，冬春则见滇合欢枯枝横陈，似水墨般枯淡写意，四季时时为新景，每见都有惊艳之感。每年冬春时节，邓川坝子里成熟的青蚕豆也是菜场里的抢手货，买回来剥成豆米与蒜薹同炒，“青蛙抱玉柱”总是让人大饱口福的时令之鲜。

不能不提的还有邓川奶粉厂，这可是许多70后、80后当年的甜蜜记忆。喝不上鲜奶的年代，邓川奶粉厂的奶粉无论育儿或是补益身体皆是上上之选。那时，偶尔冲上一杯慢慢喝，杯壁旁半融化的奶粉入口极为浓郁香甜；有时则舀上一勺，直接含在嘴里，等那一份奶香次第化开，那滋味，别提有多美。时至今日，邓川奶粉厂改制为新希望蝶泉乳业，依然是大理的金字招牌，在奶企界享有盛誉。每次路过邓川坝时，买几个鲜奶冰棒和几袋冰牛奶来尝尝，才不负高原奶乡的盛誉，同时还重温了童年记忆。

诗行苍洱间，妙处正在于手捧诗卷，以诗为媒，恰能联通大理的古与今，更乐见今日之大理，山川美好，风物绵长，人文蔚然。

(王晓云)



康复者之九 周寿康

周寿康老人生于1949年7月27日，老家就在炼铁乡屏屏村，那是与山石屏仅隔五公里左右的村庄。他二十多岁就得了麻风病，从此没有娶妻，一直在家侍奉老母，直到母亲去世。2016年，周寿康安葬了老母，在李桂科医生的帮助下，到山石屏疗养院生活。

周寿康老人身材矮小，皮肤白皙，蓄着几缕稀疏的胡须。他操着一口“客家话”（炼铁、乔后对四川话的称谓），慢声细语，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数十年的人生磨砺，使他养成了乐天知命的性格。

“我父亲也得了麻风病，五十年代就来到山石屏，把我妈和五个娃娃扔在家。我有个弟弟得了精神病，整天痴痴癫癫的，跑到哪里也不晓得。我一直在家里照顾母亲，直到母亲不在了，我才进来。”周寿康轻描淡写地说。

可以想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麻风病还没有根治的方法。周寿康一家在村里的境况应当分外凄凉。父亲确诊麻风病到了山石屏，弟弟得了精神病不知所终，村里人对周家又恐惧又厌恶，周家似乎飘浮在大水漫漶的孤岛之上。

其他几个弟兄离家另立门户了，只有孝心可嘉的周寿康留在家侍奉老母。讨不到媳妇也好，村里人冷语也好，疏远也好，周寿康依然平和地面对生活。他也是麻风病人，但他只能在家服药，也治愈了。

“您父亲得了麻风病，您也得病了，那你母亲有没有患病？”我有些不礼貌地问。

“没有，我母亲没有患病。”周寿康轻言细语道。

“夫妻相互传染的情况很少”，旁边站着的廖多贵挥挥手说，“有些夫妻生活了几十年，男方得病，女方也没传染。女方得病，男方也没有传染。”

聊了几句后，周寿康老人便静静地坐在小马扎上晒太阳。到山石屏后，他不再是孤寡老人，有男有女老少几十人陪着他，有说有笑，热热闹闹。

在交谈中得知，周寿康到山石屏后，李桂科

医生安排他和余振华老人住一间。前几年，余振华得了急性青光眼，眼睛看不见，旁边有个人照顾要方便很多。周寿康有照顾老人的经验，便细心地照料余振华，太阳出来时，他用轮椅把余振华推到院子里晒太阳。太阳西斜，他又把余振华推回房间。余振华说，周寿康照顾我的生活，这个伙计挺好！

有时候，周寿康会去那个专门放置棺材的房间里，给属于自己的那口棺材抹抹灰。他的手轻轻拂过棺材光滑柔软的漆面，心静如水。

就这样平淡安然地度过人生中的最后岁月吧！他脸上一直挂着笑。

康复者之十 杨兆元

杨兆元与别的康复者完全不同，粗门大嗓，身高达壮，走路大摇大摆，摆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他喜欢到水里淘石头，他喜欢种菜，他种的庄稼收成不错。在麻风历史博物馆的图片墙上，有张照片，画面上的他在菜地里抱着个大南瓜，乐开了花。

我见到他的时候，以为他是转业军人。他穿着军绿色的棉衣，军绿色的裤子，迷彩的军用胶鞋。

“我生于1944年阴历二月初九，家居剑川县金华镇金星村江尾小组。”杨兆元老人很清晰地报出了老家的地址。他声如洪钟，行动迅速，很难将他与耄耋之年相联系。

杨兆元是个有家国情怀的人，说起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头头是道。他说：“我最敬佩毛主席，他大手一挥，中国人民志愿军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

接着他又说自己的枪法好，不说百发百中，也是十发九中。他说他在剑川时当过警卫，参加过“四清”工作队。

他说：“我父亲叫杨永胜，是个剑川木匠。从小他就让我多读书。想不到，1960年，剑川大饥荒，我父亲饿死。我当时十五岁，读到初二，只好去生产队当会计。有个领导来检查工作，觉得我这个小伙子不错，便让我去当警卫！”

说起这些往事，杨兆元历历在目。如果

不得麻风病，他该有多好的前程。

他说：“有天我洗脸时，眉毛掉落，脸也浮肿，我就去检查，才知道得了麻风病。”

在那个年代，得了麻风病之后，杨兆元理所当然地丢了“饭碗”。他打听到丽江有麻风院，便风餐露宿赶到那里。待了段时间，却待不住，他说那里生活太艰苦。他又跑到漾濞麻风疗养院，待了段时间也待不住，也是生活太苦。后来他又到了鹤庆，在鹤庆麻风院住了段时间，又到洱源三营洋芋山。直到洋芋山的所有麻风病人治愈，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统一安置到山石屏疗养院。杨兆元无家可回，无依无靠，便被李桂科医生安置到山石屏，那是2000年1月。离开洋芋山时，杨兆元高声喊：“感谢共产党，感谢李医生！”

杨兆元在丽江、漾濞、鹤庆，好多个疗养院都待不长久，却在山高坡陡的洋芋山待得最长，我猜是与他特立独行的个性有关。疗养院有统一的作息规律，需要服从管理，服从集体劳动安排。洋芋山不用，那里分散居住，各家各户种洋芋喂猪，医生隔段时间来发药，因此相对自由。这对于性格孤僻的杨兆元来说，相对宽松。到了山石屏后，条件要比洋芋山好得太多。黑惠江边的土地较肥沃，种地、种菜、养殖，都相对容易，饮食起居都自由。想在食堂吃也行，自己做吃也行。因此，杨兆元有充足的时间发展业余爱好。种菜、养猪是他的长项，他还喜欢到黑惠江里捡石头，喜欢和院里的老头子们下象棋，他也喜欢写毛笔字。

他说：“我写了副对联，人家说，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写的是‘中华代代从头越’，站位更高，写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要走共同富裕之路。”

好家伙，身居偏僻的山石屏，却胸怀天下，要解放全人类。心气之高，令人刮目相看。

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知道杨兆元是个善于学习的人。如果没有麻风病，没有到洋芋山，到山石屏，他很可能是个领导干部。可惜疾病夺去了他继续在机关单位的机会。提到这些，他扼腕长叹。

杨兆元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山石屏也有绿水青山，我们种核桃、种板栗，发展养殖业，我们还搞旅游，让外面的人们来看看，昔日的麻风村，今天的桃花源。”

杨兆元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说：“我的养老金九百多。现在吃不完、穿不完、用不完，很幸福。”

说完，他站起身，挺直腰板，像个军人般转身离去。

连载 87



洱海晨光

罗会军 摄